

博雅文丛

旅行故事：

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

李萌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旅行故事：
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

李萌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李萌昀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10874-9

I. ①旅…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J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1075 号

责任编辑 徐文凯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74-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的支持

序

刘勇强

萌昀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承他好意，先后购得两本拙著，一本是《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一本是《幻想的魅力》。他拿来请我题字。记得我在前者扉页上抄了《西游记》中我很喜欢的两句诗：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那本《幻想的魅力》原是我送给一个老同学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处理掉了，居然被萌昀在旧书网上买到了。当时我对萌昀开玩笑说，你可别再卖了哈！并化用苏轼名言，在上面戏题：

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说是戏题，也不完全是没来由的。在我心目中，人生也好，旅行也好，乃至做学问也好，真谛其实也就是这两句话。单说做学问，立志于学，必当有“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的理想；而力行于学，又需有“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的自觉。既能视野无疆，又能行止有度，这也许是值得一切学问中人追求的学术境界。我和萌昀相识十馀年，欣喜地看到他正是这样循序渐进、不断努力的。

萌昀喜爱旅游，他的学术之旅也始于对小说中旅行书写的

关心。我相信他在做出这一选择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是一条风光无限却也坎坷不平的道路。说它风光无限，当然是指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个富矿。由于运动感、时间感和目的性兼而有之的特点，旅行与人生的历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古代诗歌中，纪游诗词数不胜数；羁旅行役既是一种生活状况的实写，也是一个思乡情感的抒发，同时还可能是人生境遇的隐喻。苏轼《临江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式的感慨，便是这一隐喻的典型体现。在散文中，游记也是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其中的旅行书写更为具体，寄寓的人生体验也更为丰富。这方面的作品或许可以袁中道的《游居柿录》为代表。而小说的叙事性使得它在旅行书写方面又别具优势，通过旅行展示人物经历、命运与性格的作品也渊源有自。《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可能是最早的以旅行为主体结构的小说；而到了明代，则诞生了《西游记》这样经典性的旅行小说。可以说，古代文学家对旅行的文学意义作了全方位的开拓，已经使它成为了人生体验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内涵深厚的象征符号和同构性叙事模式。因此，对旅行书写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当然，旅行书写研究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明清小说研究而言，长期以来主要是围绕名著展开的，这虽然有其学术合理性，但拘于某一单一作品，有时不能清晰发现和充分阐发具有普遍性的小说史现象，也导致了学术命题的陈陈相因。比如《西游记》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似乎各个角度都已得到了较充分的阐释，不过，它所采用的旅行叙事模式却很少被置于小说史的发展脉络中讨论，部分的原因正是学界对旅行叙事模式本身还缺乏清晰定位与整体把握。而萌昀通过“旅行故事”这一独特的视角，审视明清小说的创作实践，正是力图突破特定文本和以

往常见题材类型研究的局限；同时，他又以所谓“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为中心，也拓展了“文学性”研究的新领域；至于书中所涉及的众多作品，则为综合考察不同水平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借鉴，为从细节描述小说史发展揭示了一条新的线索。

显然，这一探讨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本书来看，也确有诸多不俗表现。以我的阅读体会，大约有以下三点较为突出。

首先，从大量琐细的旅行描写中概括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命题需要良好的思辨能力，这也是本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从总体上看，萌昀通过对“旅行故事”的界定，超越了小说题材类型如“旅行小说”的局限，将更多的研究对象有效的纳入。同时，他认为旅行视角有审美视角、空间视角、意识形态视角三重含义，这一理论思维，又进一步拓展了“旅行故事”的学术内涵。在具体论述中，他从旅行故事的三要素（旅行者、非日常空间、故事）出发，探讨其产生源头，进而对旅行者的情节建构功能、对旅行故事的叙述视角的影响以及旅行故事对自然空间之发现和时间主题之空间化的方式与意义等，作了精彩的分析。这些见解，少所依傍，是富有创新意识的学术探索，为全书的论述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萌昀对旅行者身份和故事主题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也较好地將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方法上和观点上都具有启发性。

其次，本书也表现出萌昀敏锐的文艺感悟能力，这在各章均有所表现，第三、四章尤为突出。比如他在探讨妇人旅行故事时指出，对于古代妇女来说，旅行——尤其是独自旅行——是一件不合法、不得体、不得已方为之的事情。通俗小说中有很多对妇女旅行的警诫性叙事，宣扬着旅行与贞节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

小说家对故事主题的设置并非完全从现实出发——综合了创作主体因素和接受主体因素而形成的“小说趣味”，才是主题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论断，就是从小说叙事出发的精辟概括。书中将旅行故事分解为若干因素，分别考察其在情节建构中的作用，其中对小说家在离别场景和思念场景中的艺术创新的分析、对旅行故事中天气和疾病等阻碍因素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影响的论述、对旅行故事中的客店、舟船等空间场景的解读等等，也多有精解胜识，这在古代小说的“文学性”研究日益淡化或僵化的学术背景下，显得十分可贵。

复次，明清小说中有关旅行的描写散见于群书，萌昀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搜寻，这一努力既证明了课题本身的学术意义，是重新权衡明清小说价值的有益思考，也为具体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材料的实际运用，能够收放自如，非徒以博饰虚，又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萌昀对西方汉学、文化研究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但力求对本土文化的熟稔与原初问题的发掘。因此，他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学来曲解中国古代小说或以后者为西学作印证，毋宁说，他更多的是尝试将依托于基本文献的分析与对新理论方法的思考作一种相互生发的碰撞。不妨举一段书中的论述为例，萌昀在讨论旅行者对旅行故事叙述视角的影响时，分析了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獼化》，指出：

旅行故事与限知视角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旅行故事处理的是旅行者和非日常空间的关系，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完全陌生的，真相随着他旅行的脚步的推进方能一点点的展开。因此，只要作者选择从旅行者角度叙述，

那么,无论旅行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还是观察者,作者都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限知视角。

我们知道,叙事学传入中国以后,以其不同于其他理论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的对小说诸要素的全覆盖性,久行不衰,影响巨大。其间利弊得失,难以概论,但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体多性殊,西方叙事学无法穷尽其理、诠释其妙者亦往往有之。因而,探寻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命题,对古代小说和叙事学而言,皆属必要。萌昀上述观点,虽袭用了叙事学的视角术语,但将其与自己独立建构的旅行故事阐释系统如“非日常空间”等命题相结合,而具体见解又得自文本细读,读来毫无牵强之弊,却有相得益彰之功。书中这样的阐释很多,是我特别赞赏并有所期待的。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学者的前沿性研究,应当有一种基于传统和当下双重学术背景的创新气度。

这自然并不容易。本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仍以旅行作比,一部好的著作之于研究对象,不能只停留在“到此一游”的层次,而应该尽可能深入地揭示所到之处隐秘及对这种隐秘富有个性的体认。萌昀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就对象的丰富性而言,这样的努力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拓展,比如书中有关旅行者身份的个案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如果论及更多不同身份的旅行者,可能不仅是拾遗补阙的工作,还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学术命题的内涵。另外,虽然本书以日常生活中的旅行故事为中心,但如果我们承认《西游记》是旅行小说的经典之作,没有对它的专门讨论,多少是个遗憾。我知道萌昀曾有意弥补这一遗憾,可惜到底没有完成。“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除了主观的原因,有时还有客观的原因,只能量力、尽力而

行吧。

事实上,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难免有缺失与遗憾。何况正如萌昀指出的那样:“旅行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课题,不只是由于材料浩繁,更是由于其本身的开放性。”所以,回到前面我所说的,重要的可能还是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好在萌昀的学术之旅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机会去探寻神奇的天下无名水、人间不到山。

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中有一段话也是我极喜欢的:“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

我们都在旅行、都在路上。如果还有旅行故事、路上风景能够分享,这样的人生就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了。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的,并愿与同好分享上面的体会。

2014年12月12日于奇子轩

目 录

序	刘勇强 1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及意义	1
二、研究综述	7
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21
第一章 旅行故事与小说传统	24
第一节 旅行故事三要素	24
一、非日常空间	25
二、旅行者	30
三、故事	36
第二节 旅行者的功能	40
一、旅行者的情节功能	41
二、旅行者的叙事功能	48
第三节 空间的发现	52
一、空间感的萌生	53
二、空间的发现	60
三、时间主题的空间化	66

第二章 旅行者：身份、主题与小说趣味	72
第一节 书生旅行故事	73
一、“琴剑书箱”与书生身份	75
二、除魅与游仙	80
三、遇艳与寻芳	93
第二节 官员旅行故事	124
一、宦途风波	126
二、宦途的遇艳与负心	149
第三节 妇人旅行故事	159
一、妇人旅行与贞节危机	159
二、“合法”旅行的条件	181
三、争夺旅行权利	196
第三章 旅行程式与情节建构	211
第一节 旅行故事的基本环节	211
一、离别	212
二、思念与联络	232
三、归乡	252
第二节 旅行故事中的阻碍因素	272
一、天气	272
二、疾病	291
第四章 旅行场景的文学功能	309
第一节 客店	309
一、客店故事的类型与源流	311

二、客店场景的叙事学分析	330
第二节 舟船	351
一、舟船作为空间中的审美对象	352
二、舟船作为故事展开的场景	364
馀论	393
参考书目	398
后记	406

绪 论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及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旅行不但是“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①,而且是个“永远写不完的题目”^②。西谚有云:“每个旅行者都有故事可讲。”^③漫长的旅途充满了无止无休的冒险与传奇,不断激发着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导致了旅行故事传统在中西叙事文学中的形成。本书计划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中心,利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旅行故事的源流与特征加以考察:首先,梳理旅行主题的历史形态,探讨其与主人公身份的关系;其次,以旅行程式为切入点,考察若干重要的旅行因素对小说情节安排的影响;最后,探讨旅行场景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以及空间结构在小说中的作用方式。

要界定什么是旅行故事,自然需要先说明什么是旅行。“旅行”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去外地办事、谋生或游览”。“外地”是相对于“本地”而言的——这个定义告诉我

①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243页。

② 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84页。

③ 原文为:Every traveler has a tale to tell.

们：旅行是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是严肃的：办事、谋生；也可以是娱乐的：游览），离开本地、前往外地的人类行为。由此可见，与强调娱乐性的“旅游”相比，“旅行”的含义更加广阔，也更加中性，一切前往异乡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旅行”。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旅行进一步界定为：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每个人都有一个日常的空间，即所谓的“本地”。在日常空间里，人有着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而从离开日常空间、进入非日常空间的瞬间起，固有的身份便退居次要位置，“旅行者”成为人的第一身份。对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陌生的、危机四伏的，又是新奇的、诱惑重重的。对非日常空间来说，旅行者是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异己力量，又是代表另外一种生活可能的变革力量。因此，旅行者和非日常空间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提防，同时又互相吸引、互相融合。这便是旅行故事之中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那么，什么是旅行故事呢？旅行故事，简言之，就是以旅行作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故事。在旅行故事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旅行者，那么旅行故事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旅行者的故事。本书之所以选择“旅行故事”而不是“旅行小说”的提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从叙事学角度说，故事（story）和文本（text）指的是不同的层面。某些小说从文本层面看，旅行并不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但是从故事层面看，旅行则是一个关键因素。以商人家庭的离合故事为例：此类故事或以出门在外的商人中心人物，如《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或以留守在家的商人妇为中心人物，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后者虽然未将商人的旅行放在叙述的焦点位置上，但是却是理解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的重要前提，称为“旅行小说”略

嫌勉强,称为“旅行故事”则比较妥当。因此,“旅行故事”要比“旅行小说”拥有更广阔的涵盖性,涉及更丰富的文学话题。

《汉语大词典》将旅行定义为“去外地”,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多远算是“外地”?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城镇?另一个行省?另一个国家?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旅行的发生,重要的是是否获得了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比如,到隔壁的杂货铺买米,到街对面的饭馆吃饭,自然不能算是旅行,因为人仍然是在自己的日常空间中活动,没有获得非日常的空间经验。但是,清明节去郊外踏青,观音菩萨成道日去著名的寺庙烧香,虽然郊外和寺庙距离都不远,对于主体来说甚至毫不陌生,但是特殊的节日和心情可以使日常的空间也变得“非日常”起来。按照本书的定义,旅行也由此发生了。不过,旅行故事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一个本质性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其找到一个绝对严格的定义。最好的办法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和调整。

对小说研究来说,旅行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却又体多性殊。如今所谓的“古代小说”实际上是一些产生背景不同、文体性质各异的作品集合。换言之,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清晰的、一以贯之的“小说本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为小说史的写作找到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无论是时间上的承接性还是题材上的相似性。不过,如果我们从某一侧面切入,深入到故事生成的历史语境当中,从文体、题材、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或许可以把握到这一复杂能指的某些历史面相。旅行正是本书选择的切入点。在本书的实际操作中,旅行视角有

着三重含义。

首先,旅行视角即审美视角。旅行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主题。从《诗经》的“杨柳依依”到楚辞的“上下求索”,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到唐诗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旅行中的感受与见闻在诗人笔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题材层面,成为人生境遇和真理追求的隐喻。古典诗文作为代表士大夫阶层之思想趣味的文体,在文学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关注焦点,因此,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主题上,对旅行经验的表达都有着某些天然的局限。与之相比,作为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间趣味和底层视角的虚构叙事文体,通俗小说对旅行经验的反映更加全面和具体,构成了与旅行诗文迥异的文学景观;在诗文美学范式的基础上,小说家开始了对小说美学之独特范式的探索。

第二,旅行视角即空间视角。空间视角从宏观上关注的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微观上关注的是某一具体空间的文化含义和结构特点。既然小说情节只有通过空间场景才能得到展现,那么空间的特点就不能不对小说叙事造成影响,空间的结构特点决定着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方式。因此,在古代小说中,空间场景是一种独立、灵活、积极的力量,影响着、有时甚至决定着小说的情节演进与叙事展开。当前,从空间角度研究古代小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既然旅行故事的定义本身便决定了空间因素在其中的中心位置,那么旅行故事自然是探讨古代小说中的空间问题的理想案例。

第三,旅行视角即意识形态视角。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无法回避中国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在很多旅行故事中,人们围绕孰“居”孰“游”争论不休,二者似乎成为一对互相